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墓誌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脩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脩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脩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脩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脩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脩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脩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脩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曾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知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

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通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慶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

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
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
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
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吊哭
賻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
須城縣盧鄉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
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
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
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

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
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沒經
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迺百
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
徃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
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
在斯文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文脩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
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

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
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
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立諸
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
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
於京師夢升得兩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
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
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
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
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

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
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嘆曰吾已諱
之美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
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
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
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
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
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
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
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亦

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閭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

升而悲

師魯墓誌銘

歐陽永脩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及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

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
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
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
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
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
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
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
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
官師魯雖用懷敏辟猶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
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

濠州父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
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落與邊臣異議徙
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
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
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成一篇行于世自西兵起
凡五六年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議論益精密而於
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
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
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
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

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居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迩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妻賢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

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求乞銘以葬君諱彞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

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竒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帑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特賢俊悉坐貶逐然

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
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
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誦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
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
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
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
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
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
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
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

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
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
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
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
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
曰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
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
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香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韻
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
不昭昭其永垂

不學其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佗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

文鑑百篇 十
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
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
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
願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誦詠聖
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
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
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陰補太廟齋郎歷
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
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
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

貧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
關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
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
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
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
五人曰增曰輝曰垆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
太廟齋郎節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
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
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
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下國養其味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錚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脩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第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特無不可

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

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
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
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
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
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
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
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
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
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稚頌吾職其可已乎
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

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
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
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
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
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
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
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
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
文其辭傳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
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

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
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
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
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
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
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
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
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

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
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
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
于某所將葬其子師納與其門人羌潛杜默徐遁
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
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
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
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
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
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相魍與臧倉自

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脩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

人也君之行義

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

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

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

書既

出而公卿士夫

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

於特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

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

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

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

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某祖諱

某父諱某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

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

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

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

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

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

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

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

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笑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来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太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早卒軾今為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若干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

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
蘇顯唐世實藥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
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
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呼嗚明允可謂不亡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墓誌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張晦之墓誌銘

呂獻可墓誌銘

葛源墓誌銘

蘇安世墓誌銘

許平墓誌銘

陳比部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歐陽脩

宋 祁

司馬 光

王 安石

王 安石

王 安石

王 安石

王 安石

趙師旦墓誌銘

王安石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文脩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而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以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一日其衣

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庠陋而庭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者皆一時賢雋今與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

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猶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冤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予之慙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某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張晦之墓誌銘

宋 祁

嗚呼有宋文人張晦之之墓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霸中能言長嗜學而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往沒宗儀使解人柳開開文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每曰今日在朝廷切挈囊薦笏誰踰晦之者即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巖

成紀李庶幾號為豪英晦之弊衣與游名稱籍籍
美不容口 真聖諒闇未即听政責有司精覆計
偕與者十一二晦之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簿
年少氣銳未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為吏痛詆貶全
州會赦還豪長者得罪并坐所知繼為房襄二州
文學參軍晦之中廢不用則大覃思古今為洪範
王霸二書常病浮圖氏怪迂誕荒塔廟日熾雖服
儒衣冠者皆胡言膜拜共寵神之怒寘六經反為
外典故因事見文為記傳數十篇而辨析之雖與
世舛馳而自信不殆云康肅陳公堯咨以西臺舍

人為本府雅聞晦之為言於上復選楚州寶應主
簿最狀應條監司以聞改大理評事知四州昭信縣淮島
雜馮戾機坐晦之翦除傍祀且百所輸入材瓦以完
吏舍急病職勞邑人宜之轉運使任其能移掌真州
推茶務既又請通理州事可制已報會遘疾終官下
年四十九實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噫世之言材而顯善
而艾皆若可信如晦之終始報嚮獨大謬不然者邪
晦之幼喪二親有終身之戚方其間閱逢累而竭
誠盡物克襄事焉墓不用甃既窆下土實之曰千歲
後無為狐兔宅不亦善乎荆人高之咸曰張氏有

子矣事崇儀也宗儀欲以兄子妻之未歸而亡又委禽於唐氏生二女子皆有行一易早夫晦之即世夫人即奉柩以如許昌將便時來南以歲之不易久而去室康定元年著作佐郎王儀太初始得襄荒柳以某日日祔塋其先塋後昭穆之圖成君志也二代之諱之行則淳海胡旦及康肅公為先塋之若表在焉平生文章門人萬祿集為二十五通太初與晦之再世表重節義然諾且少相友善故哀狀以文而畢此封樹焉銘曰曠才章兮懿淳孝至職仕兮難老嗇弗予兮孰天道蹇皇皇兮晚獲伸敬吾懷兮露琬甫半道兮

摧華輪倚廬空兮無冢嗣從藁殯兮二紀兔然乳兮何所止彼戚友兮義弗違奉柩輜兮來歸穴虛祔兮人所悲兄弟鮮兮立後神茫茫兮安究尚立言兮參不朽

呂獻可墓誌銘

君諱誨字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徃徃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徙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文城縣召

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寃國公主仁宗
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
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
門者不當听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吉梁全
一竄之逐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
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
七上卒之與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
吳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
權同听政内侍 都知任守中久用事於中上之立
非守中意乘此與其徒間構 兩宮造播惡言中

外恟懼獻可連上 兩宮書開陳大義辭情切至
由是慈孝益篤謔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
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慮謙默未可否事
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后間
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
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
上今雖專听斷太后輔佐先帝久聞闕天下事事
之大者猶宜闕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德
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為誦諛求自入於
上獻可曰是可不必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毀其前後

臣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劾告納上前曰臣言不効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畱中不下還其劾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俱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称不敢奉詔固請即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

今上即位加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為刑部郎中亮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称其才以為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已厭常為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無事但庸人擾之

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疾奏乞開官歸鄉里朝一日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原崇福官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嫠者室無餘資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茹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為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

今特舉其事係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違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止色直辭指數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為之股慄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為義所當為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

世愛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為而為之可已而不已
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沒之日天下
識與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
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
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主簿
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主簿六女長適羅
山令鞠丞之次早卒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
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某年八月二十日葬於伊
闕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亟為手書
命光為埋文光往省之至則日且暝光伏呼曰更

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破噫
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乎顧義不得辭哭
而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
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棄爵名則
不朽嗚呼為人臣為人嗣始終無愧能底如是可
謂備矣

葛源墓誌銘

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
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過大考也旺累
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公士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

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
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
府雍丘縣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
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
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
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路提點刑獄
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歐人而甥
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
兄也我知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
將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

州符徙吉州行令事佗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
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
常在吏美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
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
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悉捕劾
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意得其意毛氏寡婦告
其子以息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徵捕得之與間語
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租服為謀私其
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石碩舟善敗民以
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遭之亦便州

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
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敬
劾公曰中貴人何裨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
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立
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譖之公察其皆不
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劔也鑄錢歲十六
萬其所設施然後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治鑄
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
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賕受獄如初而公終以為
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佗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寃

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
刑獄也甲子四百二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
六月乙未卒之年日月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
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
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
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
常博士黃智良曰金華縣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
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
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
曰

公之為州也
公之為縣也
公之為提點也
公之為刑獄也
公之為葬也
公之為銘也
公之為銘也

士竅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忘維公之所至兮樂職
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為

瘁

蘇安世墓誌銘

蘇安石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學士信都歐陽
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
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
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
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斂甚天下汹汹必脩不
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其

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
稅然天子雖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
此名聞天下嗟夫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
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
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
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豈小補哉蘇君既出逐權
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
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
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剴殆蘇君矣蘇君之
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

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怨即謹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憫諭止之而以便互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敗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眾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鉤治使

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宗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止歸于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諱進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起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葉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楊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楊

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
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
君不圓其方不晦其名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
吾直誰懟誰愠祗天之役日月有立其下冥冥昭
君無窮安石之銘

許平墓誌銘

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秦
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
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略為當世

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
能之士而陝西大师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
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師為太廟齋郎已而選秦
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
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
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
異俗獨行其意譏罵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
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
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
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

之時謀之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夫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日甲子葬真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思環不仕璋真州司戶叅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者二人進士周奉先秦州秦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陳比部墓誌銘

王安石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

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思守秘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衆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典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縣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云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使宜

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
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
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
比部圓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
坐法免起為比部監泗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為
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
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奉
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
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卒事
陛下之久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

數遭小人以見困蹙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
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其心愧耻夙夜憂
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
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為進士得嘉慶院解
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為遠官去臣旁
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
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誰當為
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
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象之晉江主簿
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

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為臨江軍先君為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為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際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賜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徃徃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為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不可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為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王深甫墓誌銘

王

安石

吾友深父書之以致其言言之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漁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趨時合變嗟夫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今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乎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

文選百一十七
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俟芑而已芑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芑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知

此嗟乎深父其知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畿郡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為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

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平日卒于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存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避力必踐取莫吾知亦莫吾侮神則尚友歸形此土

趙師旦墓誌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叅軍

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為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純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又舉用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為之火却是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

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為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
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
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
不能飲食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
即大斲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
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
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百日
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人老幼相携
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
安撫使而為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

子則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
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為
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
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
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
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
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
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
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

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王以濟卒

王以濟卒

王以濟卒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墓誌 孔寧極墓誌銘 王安石

墓誌 戚舜臣墓誌銘 曾鞏

墓誌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墓誌 孫適墓誌銘 曾鞏

墓誌 沈率府墓誌銘 曾鞏

墓誌 孔寧極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諱文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

國子博士諱延洎之孫尚書都官負外郎諱昭亮

國子博士諱延洎之孫尚書都官負外郎諱昭亮

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
進士配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耶遂居于汝州
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
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
而以不得於先生為耻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
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
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
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
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
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

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
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
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
年月日第餽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
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
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
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
餘輒與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
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
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

求後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
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
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邪當
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倍故當世處
士之間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
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
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
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
可銘也已銘曰
未詳其日某日某主於外亦平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鳴

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戚舜臣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
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其世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
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
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
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
事可以次叙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皆楚丘人
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
以文學義行為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正素先

生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

太宗

真宗以賢能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名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

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器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為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畱從之後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狀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縣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父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及於具民相驚幾亂公斬一人搖濮中者

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自不言
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太
常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
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為而公蓋已病矣皇祐四年
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
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
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
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
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為姬姓之後
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即

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鯁鯁侯四世而失梁有
以三禮為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衮衮稱吳郡鹽官
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奎其譜曰琮自
長豐之戚孫徙居楚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
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
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
之者蓋世之為聰明立聲威者雖荒謬悖冒無不
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騁而遇困蹙者獨不
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
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

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臧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耀名實侍郎家梁自
祖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
公事魁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必辭若遵律盛
哉微名後宜聞刻方珉告幽室

錢純老墓誌銘

曾其恭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
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
昭慈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閣門祇候贈尚
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皆中其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
常博士尚書祠部司封度支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
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
校理選為脩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
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
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
又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
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
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

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闕放雋偉故
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
其故名動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州皆有治行
秀州擊姦仆彊果於力行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
為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為校理屬 英宗之初
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
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封以慈恕簡靜為體不求
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
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為公屬者後率亦心
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其故人

能親踈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墮然迹與
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為可忌也公之為判
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
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
所持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
畏清約與人交淡然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
籍彊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
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
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為蘇州人公諱藻字
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其年六十有

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
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一作夫人丁氏之兆公
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嶧某官孫
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
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為僚
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
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
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直而清始
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
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
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利
後人

孫適墓誌銘

曾鞏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為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
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
林有子亦起進士為永州軍事推官以卒卒時年
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稱其葬在其父之左將葬
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叙曰孫世世家
富春唐有徙歛之黟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為黟縣

之孫氏師睦生諱延緒延緒生旦諱旦生諱遂良以
子思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
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間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
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
以父息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既葬
携扶幼老将就食淮南疾益革卒於池州大安鎮
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
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止
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徂近卑於為
文以古為歸不誇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急
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黜拔身艱故為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
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
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侈君
不有子君多兄弟

沈率府墓誌銘

曾

鞏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自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
世為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
之東林徙家之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以宗室密
州觀察使宗旦息即其家得為太子右清道率府

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
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
大夫勳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 今天子
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為人質
朴無外飭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
力以嚴貶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為大家而衣服
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
錙銖顧惜意隣里歲肌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
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
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

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
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
曄曰晚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沂曰淑曰灌曰湜曰漸
曰渥曾孫三人曰師揚曰師荀曰師軻時沔沂
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嘻汝惟沈出予假汝
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
其老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墮
然順退媚于林丘不蘊于機不阻為畦曰遠無仇

人戶部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
舉進士中第調京兆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
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
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
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
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
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芟舍
無一不具時暑甚疫病人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
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
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
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
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
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
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
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救民
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 仁宗升
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贄率
郡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贄怒不從先生
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
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

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茲僞無所容孤癯老疾者責親黨使毋所失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鬪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

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往往爲仇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陞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鄉戒之時王荆公爲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

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
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
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
同心小臣與大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
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
寢衰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信言既
數不用限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
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
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
請罪而獲遷矣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

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爲外都水
怙勢凌轅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
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
勝役潰而歸城門吏來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
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
方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
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
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
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爲緩急爾
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以身杆之衆皆感

激自効決口將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謂衆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謂至誠所致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叙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廷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濱河姦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黨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姦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

遂絕畿縣民苦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農輸粟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後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隣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隣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以濟司農亦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

內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
諸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
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
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
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
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
吾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
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
頃徃徃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用詔改稅作租許
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猶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

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
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爲言
仕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官感動謝
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隣邑民犯盜
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
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
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折
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
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
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吊

以朝失賢者為恨父响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
 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
 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
 舉進士四女三天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得卒
 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
 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
 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
 與人甚恕而温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
 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
 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

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
 以家至穎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居弟頤正
 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
 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
 穎昌遂得從先生游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啓
 告所以為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
 以辭銘曰夫君子之於義也蓋不足以立命不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足以立命不
 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
 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為少變嗚呼其

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邵古墓銘 陳小繹

河南邵堯夫執親喪之三月泣爲書以告其里人陳繹曰我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葬葬有日願鑿文以識其墓余與堯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君子也銘固不讓君諱古字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別封燕世爲燕人不絕祖諱令進善騎射歷事 太祖皇帝以軍校尉老歸范陽戎難避居上谷又徙中山轉衡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爲儒者早 君生衡漳纔十一歲而孤能事

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餘二十年而終母喪於衛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顧謂其子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尚也遂卜隱居於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人情舒暇始得閑曠之地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逮旬浹飲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平而康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沒無恨矣雖然身無有於物慎勿爲浮屠事以薦吾死惟擇高塏地藏焉幸速朽爾言絕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

也君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
爲之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先娶李氏
生子雍即堯夫也再娶楊氏次子睦舉進士一女
適盧氏孫男三人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
而賢葬之祭之其可無銘銘曰
世范陽家伊川卒十月葬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范蜀公墓誌銘

蘇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
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
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

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
者二公旣約更相傳爲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
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
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
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
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
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乎故君實常與人
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
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
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旣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

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旣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璩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日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容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竒之曰大

范恐不壽其季廡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相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

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置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温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

公言常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温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推葬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

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于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爲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閹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

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

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厚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正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常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正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責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

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其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

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漢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宣仁宗又考漢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穆昭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

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飢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勅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勅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

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
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之間耳
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
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
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
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弊法也
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法之柰何更以
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
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
公皆封還其詔書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

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
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
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
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
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
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
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
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
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
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革制

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旣中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以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

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卽位遷光祿

大夫初英宗卽位附仁宗主而遷僖祖及

神宗卽位復還僖祖而遷公順祖公上言與公

大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

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卽位公又言乞遷大

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

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

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

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

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

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卽且起公兼侍
讀提舉中大一官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
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
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
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
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
再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
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
上䟽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
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詔公與劉凡定

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
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
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
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
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
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
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
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
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
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未朔享

年八十一計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
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
而士大夫惜以其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
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
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
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
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
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
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
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
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
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
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
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
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
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
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三入翰
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
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
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

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駢
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
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
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
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
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
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
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
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嶽廟次百嘉承務郎
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庚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

慮承務郎次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
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
野祖平假承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
祖舒祖京祖恩
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

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
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
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
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
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
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

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
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
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
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
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
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
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
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熟擅
茲器嗟二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穎昌皆

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旣求遁歸于洛繫而維之
莫之勝說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
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
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
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
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
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
來者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石名...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夫心志不... 歸心貴... 莫之...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墓誌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顥

李仲通墓誌銘

程顥

張天祺墓誌銘

張載

商瑤墓誌銘

張耒

唐充之墓誌銘

陳瓘

任宗誼墓誌銘

劉跂

王公旦墓誌銘

滕宗諒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光宗廟諱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

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

諫議大夫君幼孤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

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因光宗廟諱字因以光宗

諱名君景祐中奏捕試將作監主簿受洪州分寧

縣主簿君博學行已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交口稱之

部使者以君為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

使王達以苛刻蒞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辯獄事

不為屈因置手版歸取誥勅納之投劾而去達為

之改容復薦之移邠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

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為治精密嚴恕

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簽書合州判官事覃恩改

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

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

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

矜恕雖瘡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

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

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

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柳守李初

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
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
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
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
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
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人莫
不嘆服此子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
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
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
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

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
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
卷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
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
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窆于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之墓左從
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銘
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于中貴於自期謏謏日
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

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顥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
弔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
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
屬吾伯淳噫先生於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
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
以軍職逮事 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
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
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

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
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
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川團練推官
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
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
尚交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
適楚過齊魯客梁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
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旣
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
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

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草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
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矜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

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溥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

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
語成德者若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
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
古律詩二千篇題曰繫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
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
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
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
寧一宮先生所終

李伊通墓誌銘

程善顯

予友李君伊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
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
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用子貴贈吏
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提孩之
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言而無惰容
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
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
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
得殊爲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
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定於天成孝

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
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
言群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
之無犯唯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
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
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
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
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
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
人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

之與其令誅曰閩石鷲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
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
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
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
有以爲信乎仲通卽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
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
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
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
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
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

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
縻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不服其羅姓者果復爲
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
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
害已共爲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爲
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
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
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
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
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

愧於古人死使得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
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
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于濮州鄆
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
舍果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
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
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
生相知之深者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屬屬其可
辭乎銘曰
黃春資勳
趙冀之去
益
二氣交運爲五行順施剛柔雜揉爲美惡不齊稟

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
可學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
通兮賦材特竒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
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熟能使我無愧辭後欲
有考觀銘詩卷良蓋外於並六年而古於經嘗
會果之大張天祺墓誌銘去要及寒昏張自載重
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詩歸夫入大下中
有宋太常博士張天祺以熙寧九年三月丙辰朔
暴疾不祿越是月哉生魄越翌日壬申歸祔大振
社先大夫之祭其兄載以報葬不得請銘它人手

疏哀詞十二公使刊石置壙中示後人知德者博
士諱戩世家東都策名入仕法中外二十四年立
朝蒞官才德美厚未試百一而天下聳聞樂從莫
不以公輔期許率已仲尼踐脩莊篤雖孔門高弟
有所後先不幸壽稟不遐生四十七年而暴終它
館志享交戾命也柰何治其喪者外姻侯去感益
節賁及壻李上卿郭之才從母弟質京甥宋京攀
號之不足又屬辭爲之誌編年年五十年年二年
商瑤墓誌銘編會書年年張官未以
公諱瑤淄州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

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
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僉書平定軍判官事以
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
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勲爲騎都尉君少
博學爲文詞豪健兒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
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絞且盡盜怨
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叟密來語曰
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慘吏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
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
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

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
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諭勸說之不盡臨以法
民始鬪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
吏旁瞪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弟曰若忍犯此令
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
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
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胷中
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
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
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

十月日將葬公淄川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
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日子史
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爲
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
聲而中乃枵窾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蓄
不施時棄其首則已光輝彼不人達位下固宜嗇不
使年造物則奚

唐充之墓誌銘

陳瓘

充之姓唐氏諱廣仁充之字也其先幽州人自石

晉割地至五世祖始得從歸滄州樂陵咸平中曾
祖克勤被詔試武藝授三班借職以天雄軍管
界巡檢使卒於官因家焉遂爲大名內黃人祖中
立大名司法參軍父愈喜儒士自充之五六歲時
訓以詩書浸長使從學于外充之能擇交游言行
謹飭讀經史講義理亦長於科舉之習中元祐六
年進士第調乾寧軍司法參軍界河驛有殺略人
者守將械送獄俾鞫之疑其誣服以白守守不信
方輒決不已而霸州獲真盜然後釋無罪者凡四
人後爲常州錄事參軍部使者聞充之在乾寧有

審克之譽部有疑訟多以屬之充之所辨正合人情者非止一事改官制授通仕郎以薦者及格當改官坐元符末上書命格不下調監壽州開順口鹽礬酒稅未赴丁母憂服闋監蘇州酒稅務郡守李常書孝壽治尚峻猛不任僚屬充之權幕官敢與論曲直蘇人多賴之後守盛待制章於充之爲姻家初與充之善郡人朱氏有勢焰守所歆慕衆皆帖帖屈隨而充之一切自異著憎慢之跡守不能堪衆或助怒置充之于獄吹毛無實以酤酒點饒爲罪充之既廢貧困不能北歸居楚之寶應益以

讀書教子爲事以七年以疾卒于家宣和己亥五月丙辰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于楊州之某地充之娶張氏中散大夫某之女子男四人曰淑曰濬曰激曰洪女四人長適從事郎趙枋餘未嫁初充客寓寶應苟營屈室而勉竭其力以擇葬地于維揚躬詣內黃啓祖考之殯迎護以來將卜日斲蓋犇走自効服勤累歲未克遷奉而充之得疾卒矣今其子激等旣葬充之又之能率先志併襄大事使三世窀穸之事訖無可憾亦可以見充之身教之遺美矣激等遣人自寶應來南康以呂本

中所狀充之之行求銘於瓘書辭慘切且曰先人疾亟時嘗問曰居仁約訪我尚未到又嘆曰我欲一游廬山今不能矣諸孤不肖摧割待盡念欲畢聞餘訓求不可得維行狀既獲所屬而礪石穴土以需于掩壙之後者將孰請而可乎居仁本中字也正獻公之曾孫言行有家法其所叙次皆可考證其載充之教子之言曰涑水文虛公嘗謂平生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爾汝曹不可一日忘此語也淮陽劉公嘗謂充之材用有餘遽聞其死嗟惜不已嗚呼可達可壽而廢斥天短豈

非命歟其所厚善率皆遲鈍迂闊之士於其歿也能相與戚嗟而已悲夫銘曰

木搖難栖波涌莫濟穠裝積勞未穰而逝飢穰天

也人豈能遺奄忽不俟豈惟我悲

任宗誼墓誌銘

劉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尚書司封員外郎諱
肱之曾孫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
子輿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議大夫諱粹南陽
郡太夫人尹氏之子上世故爲博平人
葬於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調隴州隴

安慶州合水二縣尉親喪服除調濱州司戶參軍
亳州鄆縣令用薦爲宣德郎知曹州乘氏縣不赴
簽書鎮海軍判官事管句京東轉運司文字轉通
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真州轉般倉轉奉議郎
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
今上即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句宮觀以沂州
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泰州不赴除
知淄州借紫加勳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
日寢疾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公闊達好義有氣
略少時浮沉閭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旣孤葬

昏仰食貧甚至鬻其產嘗用遂屈公曰差易耳
力治生調度織畚居數年復其產如初鄉人竒之
宗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文自
營所臨可紀鄆有民椎埋剽劫及敗則行錢詎調
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群行入
境微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
往取賊受賞以公有母故爲公得主簿感激如公
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
笞公審其可教爭於州將以贖論是歲遂預鄉舉
真州倉室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葺事歲霖雨壞

米至萬計吏夜徙棄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
計司各費公曰倉雖在真本漕六路聚米以供京
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衆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爲
令在濱攝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皆如
在鄴凡民訴久不竟若寃不能自直者隨其要害
躬爲鑄諭無不馱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治訟區
處立決廷無留事獄戶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
無敢犯或云爲政必鋤猾吏柰何并容公笑曰懦
令倚吏以辦又憚其縱則橫擠撫之是滋使藉以
蠹民且去一猾吏得一猾吏今予奪在我吏供筆

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
偉人其與人交傾蓋不疑不爲回隱小不可輒以
告然資樂易喜賓客酣飲笑噓恢然無忤人更服
其長者晚尤好書閱古今評其人得失以自致其
意領宮觀歸家趣供具召親屬故舊無虛日歎曰
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尚能兼此人
數輩雅知公者亦多以爲信云方朝廷察公行能
優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惜哉
娶尹氏南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
羲之獻之允之延之皆舉進士羲之以公遺奏授

假將仕郎女七人嫁王譽郭儔士廉張平張大辨

謝光宗嫌名願儔右班殿直光宗嫌名願假承務郎餘皆舉

進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

日葬須城縣黃陂鄉之劉村先塋之次跂皇妣魯

國太夫人正議公中女篤於同氣之愛憐公幼護

視之尤厚南陽君於諸外孫愛跂特異躬自鞠育

跂又少公四歲相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

壯昏官出處相先後雖舅甥有兄弟之好焉諸孤

謂知公無如某者請誌其墓謹論次如右為之銘

曰

服周於身棺周於服剝石表丈以為之槨度三之一
一得其函深如函之深為之蓋博其封可隱其坎
可席從先大夫歸此真宅

王公旦墓誌銘 吳天不勝 勝未宗諒

夫文灼於外而鈞名駕說重疊于時者欲其潛愛

怒於心術汰勝尚於意表亦以鮮矣道行於官而

欲至心得光顯當朝者求其光宗嫌名潔而耻浮澹進

而勇退厥惟艱哉其有體真師常先行後學進退

蹈道終始可述則見之於太原王公焉公當

真宗皇帝世以縣佐吏有文選入閣下隸崇文院

典理皇御書日以進用立朝侃侃居群以和人推
爲長者出牧五郡所至職辦因俗爲政不務繳察
時號爲循吏今天子明道建元之初抗章引年
朝廷不欲奪其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
試祕書省校書郎蓋所以享耆德而嘉廉退也得
謝之後疏林塵以放志治丹石以佐疾接鄉里以
信順訓子弟以端孝嗚呼昊天不憖弗報永齡以
景祐二年九月十一日考終于建陽縣群玉鄉崇
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明年二月葬于所居之南
山顛也公諱昱字公旦世家于建陽曾祖礪祖樞

考綸皆蘊龍德生值唐季四海圯裂祿光全素美
慶厯後由公之貴烈考贈尚書度支郎中母封南
陽縣太君劉氏繼母丁氏封清河縣太君公才具
夙成年十八歲以文行高妙爲本郡舉首咸平初
登禮部上第除舒州桐城縣主簿陞大理評事再
遷殿中丞改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負
外郎典職崇文院祕閣知郴州坐隣郡大賊奔佚
界上捕之不時得黜臨江軍監新淦縣酒稅內徙
楚州監鹽復知南康軍召還隸職中祕出守潤州
逾年移牧武昌再丁內艱以度支郎從吉居閣下歲

久以便鄉里求知邵武軍得之遂老于家夫人嚴氏早亡繼室仁和縣君沈氏左右君子動循禮則子四人長曰楷前漳州長泰縣令次曰格汀州司法參軍次曰栩太廟齋郎次曰杞今校書也女三人長適嚴氏次適范氏次尚幼宗諒接公之德舊矣嘗宰武陽居公治下公晚以少子結義於子諸孤之將議葬也使家老狀公之行千里重趼且來乞文以誌神隧紀信示遠予不讓也宜矣晏瞻具而銘曰

建水之靈武夷之猗歟正公才爲時生賢漢帝選登瀛直如朱絃瑩若壺冰出守藩方入趨臺閣德化優柔丈鋒錯落播在民謠賡于聖作辭絕累句言無宿諾致政於君歸全返真雅合天道光昭措紳有典有則不緇不磷壽鍾五福慶延後昆隱隱南山悠悠東渚草沒新阡煙昏拱樹勒砥礎兮識太原君子之墓

神道碑

范文正公神道碑

歐陽脩

王文正公神道碑

歐陽脩

石曼卿墓表

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

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毋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求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求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

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
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
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
明盡有河西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
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
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
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
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
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
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

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
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
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
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
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間而可否
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
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
其家旣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
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

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汙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脩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

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士宦者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

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素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手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心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諲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胡翼之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

者達昏愚者勵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
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
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
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
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
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
大臣講天下事始慨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
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
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
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

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
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
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士遇之不
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
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
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
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
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社遷
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
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

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待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且誌于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

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其坐不覺龍岡阡表

歐陽不脩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龍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脩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

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
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
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昔吾不足而今
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吾不足而今
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
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
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
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
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
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非以其有得則是
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當
求其死也回顧孔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
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
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因
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
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
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
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
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

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三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

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祿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賜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

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
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
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
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
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
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
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
戌四月辛酉朔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
戶脩表

處士征君墓表

王 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
寓於鑿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
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
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
子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
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
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

千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父矣余獨私憂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

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鏡諸墓上杜君

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王

安石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

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

不強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

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餅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

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徃徃

引以輔道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虛行繫夫

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

知其曉書史也安石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
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
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于噫其可謂
以正始終也已舅潘旣誌其葬四年安石還自揚
州復表其墓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志
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
疵然歎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
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
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
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

有不可表耶於戲

程伯淳墓表

程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州潞國太師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第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
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
無善治學不傳并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
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
莫知所之人欲肆而人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
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
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

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
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焉功大
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
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
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
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呂和叔墓表

范 育

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
乙巳從葬驪山之趾先大夫之墓其孤義山請識
以文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

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
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
其世行云君諱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皇考鵠
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士贈兵部侍郎考
貫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葬京兆之藍
田故子孫爲其縣人焉初諫議學游未仕教子六人後
五人相繼登科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搢紳士大
夫傳其家聲以爲羨談君其第三子也中進士乙科
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
耀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色西縣諫議致仕

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準宣撫陝西河東
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福州候官縣故相曾宣靖
公鎮京兆薦涇陽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猶家居
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防請監鳳翔府造舡
務君起就之官制改爲宣義郎會詔伐西夏辭延路
轉運司檄君從事法爲可辭使者請于朝君亦以禮
際善而得行乃往從君度塞數百里冒險出死以事
事衆人所難君亦盡力不苟以避使者愈賢之薦管
句文字數月感疾卒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
純厚易直彊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

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
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
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
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
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
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知信也
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
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
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
勞而難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

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
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
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歛奠葬祭之事悉捐俗習事尚
一倣諸禮後乃寢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
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
一朝知禮義之可貴父之君之志旣克少施而於
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
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旣歿君益脩明其
學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旣而
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王之

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旣又知夫君子
之德不存焉雖不信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已旣乃
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旣乃
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
能與於此君疾命掃室正席默坐問者至語未終
而歿其徒聞疾或自家于官所及計至相率迎其
喪遠至數十百里貧者位于別館哭之卒時夫人
神氏治其喪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其孤旣葬而
祭于家必以禮嗚呼死生之際安而不惑可以見
養之至道行乎妻子善信乎朋友鄉黨可以見誠

之慮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
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嘗譔次井
田兵制爲圖籍案之易易大臣有薦官邸教授者
法當獻文君上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賦推是
道也愾乎天下矣君始娶馬氏再娶則种夫人也
子義山能傳其父學孫男麟愈舟女一嗚呼仲尼
七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其止曾子老而
德優先生有言樂正子與舜同術顧其行有未至
若君之術與聖人同其至足以觀之惜乎不得見
其老放手致極以立乎聖人之門一朝之遇惜乎

天下國家乃中身而止矣嗚呼君之自信其所行
以致其所及可爲衆人道者也若信諸已而知乎
天者則又非衆人之所可知必有君子而知君者
矣安得孔子之門人與論君之德者乎

神道碑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

碑銘

歐陽脩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
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
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

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祕書監諱某爲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

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䟽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
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
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
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
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
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
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
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
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
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

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
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
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
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
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
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
復召相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
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廊
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
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
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
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
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
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
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魯胡盧
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
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
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
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

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
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
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
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
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
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
使自爲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
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
勇邊實恩信大洽 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
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

兵者十數萬既而默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
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
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
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
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
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鼠逐及呂公復
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
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
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
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

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
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
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於天下事又開天章
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
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
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
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
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
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
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

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
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
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
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
公益病又求知穎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
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
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
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
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
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

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
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
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
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
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
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
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徃問彼驕頑有不聽順
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宇兒憐獸擾卒俾來
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

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
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
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
位可勸無怠

太尉王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
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而曰臣之先臣旦相
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
惟是先臣之訓其惟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

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
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
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
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
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
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
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
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
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

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
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氏夫
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
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
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
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
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
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
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

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
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
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
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
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
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
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
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
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
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

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

能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表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

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
陛下知臣安能至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
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
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真宗召見慰勞之
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 真宗
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
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 真
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
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

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
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
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
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
書責之 真宗以問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
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
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
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
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
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真宗顧公曰使

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 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 榮王公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 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

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

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真宗意解公至中書

悉焚所得書旣而 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

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

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
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
請 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
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
起以疾懇辭再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
者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
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十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
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
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

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
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榮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
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
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
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
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
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
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韓士爭進至其
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

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廷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摛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聲為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休銘曰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

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拜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永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執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誌廟工

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官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官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旣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

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
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
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
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
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白又徙其籍于臨川
祖諱郤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
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
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門
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

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
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祕書省正字置
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
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
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
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
兵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
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
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

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佐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鈐，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䟽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

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鈐，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䟽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

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曰太后崩
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
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
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
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
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
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政守及制財用爲
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
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

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
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
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
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
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
旣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
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
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
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穎州徙知陳州又
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

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西京留守
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
邑一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
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
四十卷嘗奉勅脩土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
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
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姪孝謹未嘗為
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
未嘗有所謂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
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

加等以其子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
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
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
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
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
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
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
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
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

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其女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
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
以振公之顯聲實相 天子 天子曰噫子考
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
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
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
汝舊孰以畀予唯予 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
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
文在其碑首 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

昭厥後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文忠公脩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縣而
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子
魯武康公事 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
受遺詔輔 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
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
二年遺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
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
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

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于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

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
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
于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
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
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
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
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
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
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
度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

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
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悚聽是歲徙真定
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
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
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
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
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
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
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
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

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徒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諱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

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
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
至六七以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
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
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
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
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
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
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十兩賜其
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

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隍北
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
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
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
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
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
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
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
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
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邗

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
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
使延渥之女初爲定安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
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
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度內殿崇班早
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
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栢栢武
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
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

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 帝曰休
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
敢侮公來在廷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
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耆 天子之憂富貴之
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
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

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持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諸軍事
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

千二百戶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為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

文鑑卷一百一十一

河北公浩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
數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
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
蹂於契丹城廩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
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
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
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
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
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
以爲先鋒平劔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

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
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
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
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
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
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
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城都計事公
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
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

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盱等無噍類真宗
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
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
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
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
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
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
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
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
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

便之六年移廊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
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覷邊
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
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
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
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畫閉詔使過
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
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
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
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

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
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
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
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
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
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輒
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
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
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
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

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
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
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
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
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
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
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特詔內朝別爲一班免
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
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
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使觀

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聞入謁
真宗輒使閣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
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
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
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
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
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
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
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真宗爲
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

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
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
承制閣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
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
愴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
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
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
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
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

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
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
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子良弼見
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
網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
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
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
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
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寶西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齊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
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南昌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
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
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
書司門郎中以今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
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
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

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
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
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
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
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
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
柰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出
書授之往訖爾謀至彊救還會棄靈州帝察公
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
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維

悟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青去杭而
蘇列國東屏漕輸淝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
故省又以謹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
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
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
符握節關中使摠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
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
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
自懷祖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
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

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
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卽秩進直樞密趣歸封
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黜加職侍讀改司
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千中告
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
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
南昌勲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
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柩而告
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

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
衛尉今爲卽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曾子固神道碑銘 蓋 韓維

公姓魯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
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
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卽祖諱致堯尚書戶部
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
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
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爲文卓然有大過人
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

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
告院又為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通判越州屬歲
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果腹而
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
無良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
為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
金室無冗坏貨委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襄有
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
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
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

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

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有閩大盜

數于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

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為淵藪

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

陸宿坦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

詔完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

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

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

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

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
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
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 上喻以將用卿之漸耳
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
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
學者以為復見三代遺風 今天子為延安郡王
其歲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 先帝特以屬公
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
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
教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

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
推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為政嚴
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
所泣至于今思之 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
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
勲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
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
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
男三人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
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

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慙忘愈息憇憇假承
務卽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
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
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為元豐類藁
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
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
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甫相繼而出
為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
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清旨甘無
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

曲有恩意四弟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
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
也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為不
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
茂其蓄弼弼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其萎邪說
嗥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闕砭廢藥瘍扶昏剔曠波
濤法法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弊碎靡引商召羽
儷六駢四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閒鷹揚虎
視發揮奧雅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為衆仰止栖遲

掾曹翺翔書府如執鳥之鶚如薪之楚出貳千越究
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于畝興積于民發藏于庾
既助既補裹糧含哺式歌式呼謂民父母一麾出
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剋弊庭不留訟獄無
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
帝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 五聖
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教忠言嘉護入
則造膝公用不暨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
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銘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
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
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
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
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
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

雄因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
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
將順國王捷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
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
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
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
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
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
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
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

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
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
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
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
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
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
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
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蓋亦不復隱其
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

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斃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

身謀非國計也虜王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律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書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

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
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
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契丹周世宗復伐
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代
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
有詞矣曰朕為 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
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
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
地是志任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
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

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
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
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正出降齋送不過十
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
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
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
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
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
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
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

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

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負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

文鑑卷百四十七
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魯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等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魯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

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

文獻卷一百四十七
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
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
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
官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
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
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
公言大臣附下周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
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
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
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 陛下意宰相

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
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
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
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
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
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
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見
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駑才小人不可用
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
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

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
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
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
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
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
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
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
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今
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
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

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
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
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
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
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
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
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
僞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
及吏公曰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
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

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
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
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
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
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
敢以死爭其敢受賞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
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
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

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
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
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
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
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
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
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
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
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

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
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
之且命仲淹王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
當世之務十餘條人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
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
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
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
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
二月詔冊元昊為憂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

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
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
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
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
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峻瘠且虞我出鎮定擣
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
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
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
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
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

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周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

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

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什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婿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

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內殿

事皆闕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

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

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具賜紹隆
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
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
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
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
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
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
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
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

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
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
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
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
即日而兩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
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
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
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
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
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

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特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以公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

封韓國公致仕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

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
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
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乎封遺表使其子上之
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
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
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
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
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
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
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

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
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
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
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
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
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
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
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
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
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

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
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
勝必遂肆毒於良善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
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集八十
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
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
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
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
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
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

享宗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
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
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執撰次其事
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
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宗仁宗英宗
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
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
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
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
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

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

乎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僇兵交雨河腥聞于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焉

生萊公尺箒答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
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
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
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
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
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
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
維正相我 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
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
頌以配崧高 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身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軾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軾

趙康靖公神道碑 蘇軾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岷除喪
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
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
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
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 仁宗皇

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

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

文鑑卷一百一十一
二
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
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
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
方繫獄病癱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
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
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
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
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
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
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

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
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
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
幸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
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
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
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温成皇后方塋始命參知
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祖而領事如故公論
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
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三拱辰奉使契丹

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
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
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
失入徒罪自舉過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
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
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
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
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
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
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

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
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
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
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
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
未定中外訕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
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
得睦睦歲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
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
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

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
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
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
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
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
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
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
啓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
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
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

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
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
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
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
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
所問今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
法踈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
此易舟而北公間取餘財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
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
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

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
事不閱月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
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
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
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
有不應法祭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
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
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
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
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足昌

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
人有以妖祀聚眾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
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
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
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諍除轉運使
陞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
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
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賴
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

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
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
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
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
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
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
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
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
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

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
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
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
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
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
皆駢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佗州惡
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
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
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

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為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聚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

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其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逢蠹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飢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

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
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
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
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
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
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
子太保致仕時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
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
公侍祠不至屺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
間榮之屺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屺提舉浙

西常平以便其養屺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
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
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
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
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
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
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岷終杭州
於潛縣令次即屺也今為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
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
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

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
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
事公為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
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蓄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
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屺侍側
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
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
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
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
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處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
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
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
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
矣銘曰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
未有聞黃霸為潁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迨
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
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
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
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

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蓋東蘇軾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

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

不聚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絕人之材而

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

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人

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

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

曰師正丈人言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

如有一個臣斷斷侍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

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

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個臣者公諱

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

曾祖著後

唐國子毛詩博士賜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韓國公妣季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

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

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
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
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
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釀黃金以贈之
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
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
試學士院除者作郎集賢校理出知連水軍公為
進士時鄧餘慶守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
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
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

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連水有
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
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
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
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
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
者奭與郡人胡頌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
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
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
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奭歙州一郡

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公建為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堤成而水火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赦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生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徒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入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

同修玉牒久

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為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旬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為

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
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
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
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
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
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
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
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
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

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
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負燒銀禁中
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
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
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
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
政建言宜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
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
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
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

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爭為諫
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
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
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
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
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
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
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
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行改特進六年正
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

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
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
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
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宏將作監主簿皆早亡
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
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
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
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恢
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
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

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為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語以賊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

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曰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畜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

仁赫赫我家以聖繼神於穆 仁宗如歲之春招
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尤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
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
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
姦難不彙不跂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愆不求孰
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俊薄夫以敦鄙夫以寬
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傳

補亡先生傳

退士傳

六一居士傳

桑懌傳

趙延嗣傳

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無名君傳

柳 開

神 放

歐陽 脩

歐陽 脩

石 介

司馬 光

司馬 光

邵 雍

洪渥傳

補亡先生傳

柳

開

曾

肇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與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

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已孤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祛其未悟者衆悉以為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奧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如何如耳尤于餘經傳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藁若書

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
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
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吾二三而為之者方出
而或止之辭意遽紛亂縱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
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
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
能有益於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
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
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嘗謂人曰夫六經者
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

與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
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
蒲幅之紙古謂其中箱之者亦不過矣而誦之日
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或
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
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
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
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
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
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

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揮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也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六經者也所以于補亡不謬矣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為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玄之為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張已一之名

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奧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下筆又慮與韓犯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堯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

為非可與伍惟范果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敦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刪韓以其將求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辭

矣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士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以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為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常輩之

曾及也於是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
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云先生能備其六經
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
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
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
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退士傳

神音神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
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云鄙
好勝者欲矯其為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

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己或未善則悔恨
立遷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
窮困幼時拍父兄教以章句竒偶之學干於時不
遂志已而盡棄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
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悉讀之然後知
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於是矣然尤
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繇漢唐而下
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
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
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強投去使千古而下學

者無疑不知尚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
務黜邪反正義礫毒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
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
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
陸氏叢書皆句句明白剔毒塞回無所忌諱使學
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
偶屬者徒為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
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誥以斥之雅尚山林
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
戚戚于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立步

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闕邃岑寂之
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當百餘日
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
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及汲而取
遇事感激亦率為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
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底於太寧而
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謂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
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為爾直不退而
名庸為爾程於戲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
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子獨亡退乎子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
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
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
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
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
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
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
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
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

逃也吾為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
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
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
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
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
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
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巳悴心未老而
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
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
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

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脩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中去遊汝穎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出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曰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汝不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竟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人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

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基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
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者伏法又嘗之却城遇尉
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
為不知以過懌司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
人回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
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
奏其事授却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
移澠池尉嗜古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
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
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

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
不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
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
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即以
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
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
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
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
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
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請出

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鈎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

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三十二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

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
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
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
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慚其言卒讓之
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
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
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荒歲聚其
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
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
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

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
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
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
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竒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
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
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
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
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
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趙延嗣傳

今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
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
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怙何
恃不以凍餒死則為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
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
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為營衣食之資身為負糶霑
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
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子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
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
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

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
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
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具
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
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况與舍人
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
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
為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
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
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

文鑑卷一百四十九 十三
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
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
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為翟公之客者翟
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為養其孤雖去千載
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
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
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
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
吏部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
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

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
大儒延嗣為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
顏侂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
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
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
之云延嗣以令終

范景仁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
師之為人和易修教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
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

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眞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趨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耻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為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及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

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唯霓連蜷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特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為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及汲於進取詔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汙人以惟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闕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闕畧不言陳恭公為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乃

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
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
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仁
不顧力為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
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
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
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扶掖細微以塞職是真負
國吾不忍也即上言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
周王既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 陛下宜為

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
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
仁因閤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柰何效干
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 不定將有急
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
擇死之時尚何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
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
中變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
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
中變而死 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

乞變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
為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
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
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為之甚難景仁復上執
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
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
日難於前日安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
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
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脩
撰頌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英宗即位中書

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
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
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
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今 陛下既為
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
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
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
太常寺即其列為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
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
之曰詔書曰當令檢詳奈何遽其上邪景仁曰有

司得詔書不敢留即以聞乃其職也柰何更以
為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
合故事加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
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
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為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
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
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
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
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
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

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
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
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
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
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
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
明肢體尤堅強嗚呼曩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
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
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

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
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
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皆髮上指冠力曳九
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
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
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
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
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
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
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

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
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
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
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
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
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
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
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

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
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
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
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
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
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
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
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閒曰先生
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
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

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則以來世傳儒業
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璜
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
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
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
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
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
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
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
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

薄田足以具饗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
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矣或讚通於素曰彼
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
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
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
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
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
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
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

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
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
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
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
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
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
戈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
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
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
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

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
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
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
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
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
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為能又
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類如也通
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
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
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

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
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覩誹而喜聞
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
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
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
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
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
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
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
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

疑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於塵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疑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疑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疑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

疑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於塵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疑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疑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疑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

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
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
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肯聽之乎此余所
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
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
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
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
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
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矣夫聖人之道始
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

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俟其無所至乎
聖人所為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
心也功業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
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
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
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
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
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
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
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

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齊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無名君傳

邵雍

無名君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歲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

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
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
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
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
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
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
天地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
號為無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
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
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

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
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
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
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
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
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
弄九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
不為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
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
信寧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

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
地家素業為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
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
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
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
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
為不壽此其無名君之行乎

洪渥傳

曾

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
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

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
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
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
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廼聞有兄年七十餘渥
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
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
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
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
矣無可柰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
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

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
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
拔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
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
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
云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傳

曹氏女傳

章 望之

方山子傳

蘇 軾

公默先生傳

王 向

上谷郡君家傳

程 頤

巢谷傳

蘇 轍

孫少述傳

林 希

錢乙傳

劉 跋

王友傳

劉 跋

至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脩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朞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

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他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

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為不少矣卒惟無忤焉有如曹氏專脩父志而不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蘇詩集卷之八

方山子傳

蘇詩集卷之八

蘇詩集卷之八

蘇詩集卷之八

蘇詩集卷之八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遊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譴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

文鑑卷一百五
三
劔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歧下見方山子
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
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
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
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
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
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
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
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
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公默先生傳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
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
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
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為居廬
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
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耶公議先生曰
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
去古之避世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
徇名被服先生寃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羅

籠大綱漏略零細校見繩墨未為完人豈敢自忘
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
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
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
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
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
意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輩弟子常切論先生樂
取忍憎為人所難不知先生不樂也今定不樂先
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
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

此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
之是也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
不能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
舌強不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
之肺肝安可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
陽譽陰憎反背復非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
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
之三此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
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弃骨肉佯狂而去令世
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

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好默不好言而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乎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微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默先生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盩縣人行第二世為河東大姓曾祖元祖高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士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

持運連夕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
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
愛衆人游觀之所徃徃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
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
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
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
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
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
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
而其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

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
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
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
也好為藥餌以濟病者常大寒有負炭而擊者家
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矣
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
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
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
於教之之道不少絕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
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可責曰汝若安徐

寧至踣乎飲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
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
詈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
言詈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
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
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其教
女常以曹大家女戒之常教告家人曰見之善則
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如己物必加愛之先
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
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

公歸問其所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
里姥皆願為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
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
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
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戚間紛華相尚如無
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
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
在廬陵時公宇多恠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
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
復敢言恠恠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

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願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日處士及先兄登第願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穉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鴈至為詩曰何處驚飛起雖雖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

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嘆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稱世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脩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筵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願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

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
郡君

巢谷傳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蓄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

將朝廷稍竒之會廬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還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

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
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
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
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
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
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
子瞻於南海予憇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
自北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
自眎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
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壘

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
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竒其不用吾
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
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群
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
計二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
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
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
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
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

為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孫少述傳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侔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立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譏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魯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唯之南

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侔內行峭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為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侔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為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侔嗚咽自誓床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徙吳興丹陽又徙真州

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躰素羸喜親方書治
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
侔志節剛果不為矯激竒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
人所至一坐為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若奴
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毀侔聞自持愈厲不
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
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
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
和不溷俗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為揚
州論其賢以為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

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

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為試秘書

書省校

楊

州州學教授侔凡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侔

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

英宗即位知制

誥沈遘王陶薦侔及汝陰王回常秩三人者可備

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

縣侔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

維復薦之以為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侔初罷

舉進士窮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

世多稱鼎為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

嵩嵩喬高五女伴貧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
日必肉食而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
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兄觀亦有
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
顧其所不顧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
樂觀於萬物自信而靜潔已絕俗以行其志終身不
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
其先生之謂耶

錢乙傳

劉自跋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倣納
土曾祖贊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顥善鍼醫然耆酒
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歲母
前亡父同產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為子稍長讀
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
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
時乙年三十餘鄉人感槩為泣下多賦詩詠其事
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
呂君沒無以為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
皆與親等乙始以顥頌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

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瘵瘵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其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有羸疾性簡易者酒疾屢攻自以意

治之輒愈寂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尤手足孿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劓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履坐臥一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藜榼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

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
病泄利將殆與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
為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
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
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
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癩甚急復召一治
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
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
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柰何
以剛齊燥之將不得前後搜予石膏湯王與醫

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一日果來召適
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
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
其氣哽哽一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
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彊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
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
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
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
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
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

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効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一日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憚居月餘皆斃乙為方博達不名一師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悞人得異藥若持疑問之必為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孿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為醫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竒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顛觀氣象至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可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則其章章者著之篇異時

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王友傳

劉闡其跋

王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為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為庾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冰世稱以為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人挹之輒出世謂王友其後或曰壺公既仙去歷千數百歲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王友即壺公也為人精白不雜慮少時帶經就春方士中黃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淘汰

復修儀氏術烝烝柔和羣居化之雖蓬室壅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為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聞故人徐公為郎言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游荆楚荊州牧虛齊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山東人間聲爭先交釀河間老人一見心醉嘆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三之比三其占

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辟中冰雪與居非
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以其鄰殆將有不
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
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其字之曰玉友初甘
氏宗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
郡為平原督郵為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
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銜鬻
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
甚號為驩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漓縣官既
覺之因著為令盡收其財仇公上毋得藏器于家

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別獨玉友不然瑰意琦行門
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於時既性所守亦其勢
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
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
色皆矐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
以是沾丐所及人忘其少饒者或恨其不滿聞而
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
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桐君在桐君
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
勝相視莫逆驩然絕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

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
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頽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恠而
問之曰見吾玉友邪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
從人間來其為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
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
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
謂良我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
而得其真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禪貶之
家雖願見之終不往浮沈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
公曰甘氏得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為姓有中山

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郟氏此皆著姓日以
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
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薊子
訓尤元方何以異浮沉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
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
斯焉

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

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

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誓玄象大
啓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
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
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周遵
聲教偽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
為化風以誅戮為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
生設剄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
鋸解以恣情嚙割剄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
路生民何地以稱寃衆心望明如望皎日我皇帝
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
憑神武遙稟眷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於
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老人
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
翻作欵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眷旨不敢逗留
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
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
於諸處收到新出偽命文榜皆是會合逆黨以拒
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偽禎王保興等部領
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
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

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
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
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
焰連天更甚昆崗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
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
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
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遐
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
既又長承日月之迴光鳴柝無疆永荷乾坤之降
祐其劉鋹并偽署判六軍十二衛禎二劉保興太

師潘崇徽玉

史內太師龔澄

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
驃騎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等朋劉鋹旅拒王師
既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
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宣徽南院使義成
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
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
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

我國家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
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
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
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裂土疆累
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
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
詐之謀況李煜此是駭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鞠
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
修葺城壘欲為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
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鑠之近臣降

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
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問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
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於憤
激君親曲為於優容但矜孽賢之遇蒙慮陷人民
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
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紉於長橋
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
遣親弟從鎰歸迴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
所闕焉終懷蛇豕之心不躰乾坤之造送蠟書則
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

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貌貅竟効其先
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駟
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
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
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
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
鼓舞有以見穹昊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
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
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
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
寮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謦
時樂聖慶快懽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五十



氏二承筆，即隆慶間文莊後人失去中一分，以倩名人補錄者，也其說余未之信。然其大概則此書鈔自宋刻，書名手其為善本可知。間嘗取慎獨齋刊本一對，其謬譌不一，益見此本之宜寶貴矣。

跋尾名恭煥者，乃文莊五世孫也。手自板書，不下萬卷。因院某竹堂書目知之。

乾隆壬子清明後一日，袁孟學道人顧之，遂記。

此書向藏小讀書堆，今歸愛日精廬。予所藏亦有是書，計得五部。皆係宋刻，有大字小字之別。惟同均已殘缺，猶為恨。即效述古主人百衲史記之例，尚少目錄。下卷緣借抄足之，可云快事。以還日記。吳縣黃丕烈美夫借讀時。

互為校勘，各有佳處，不可以源本修本而存優也。又記。

道光壬午秋七月

三孫美錫書



